

你无语的笑脸，被风吹散在流年中。

那些美好的曾经，如果真的是梦，我宁愿一辈子活在这样的梦里，

TIME WAS
NOT
TALKING
SHALLOW
SUMMER
DISAPPEARED

流年不语 殇夏浅

永远、永远不要醒来……

暖伤治愈系新人气少女
JINNIAN ZHU
锦年 著

知音出版社

流年
TIME
WAS
NOT TALKING
AND THE
S
个语
殇浅夏
锦年 著

和 诚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年不语殇浅夏/ 锦年著. —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015-7004-1

I. ①流… II. ①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3729号

责任编辑: 王 绚

责任印制: 张新民

装帧设计: 小名鼎鼎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

邮政编码: 100037

电 话: 010-88390732

网 址: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: 660 mm × 960 mm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08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2次印刷



ISBN 978-7-5015-7004-1 定价: 24.80元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子

PROLOGUE

001

第一章

01

CHAPTER

命运之神的眷顾

003

031

暖风一样的米雅

02

CHAPTER

第二章

第三章

03

CHAPTER

不曾对命运屈服

059

087

爱是什么，其实我们都不懂

04

CHAPTER

第四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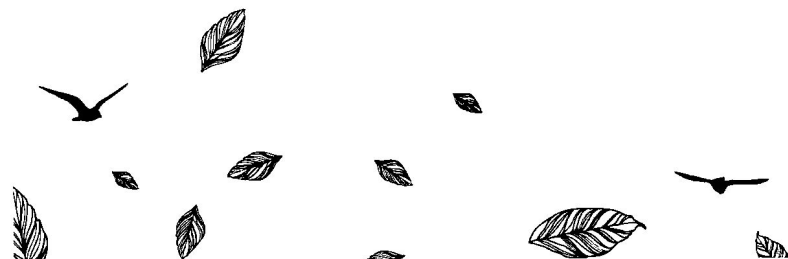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章

05

CHAPTER

突然而至的苏浅扬

107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06
第六章 CHAPTER 生日竟成为伤害 137

07
第七章 CHAPTER 玫瑰之死 161

191 撕裂的圣诞夜 08
CHAPTER 第八章

09
第九章 CHAPTER 尘埃落定 211

尾声 EPILOGUE 223



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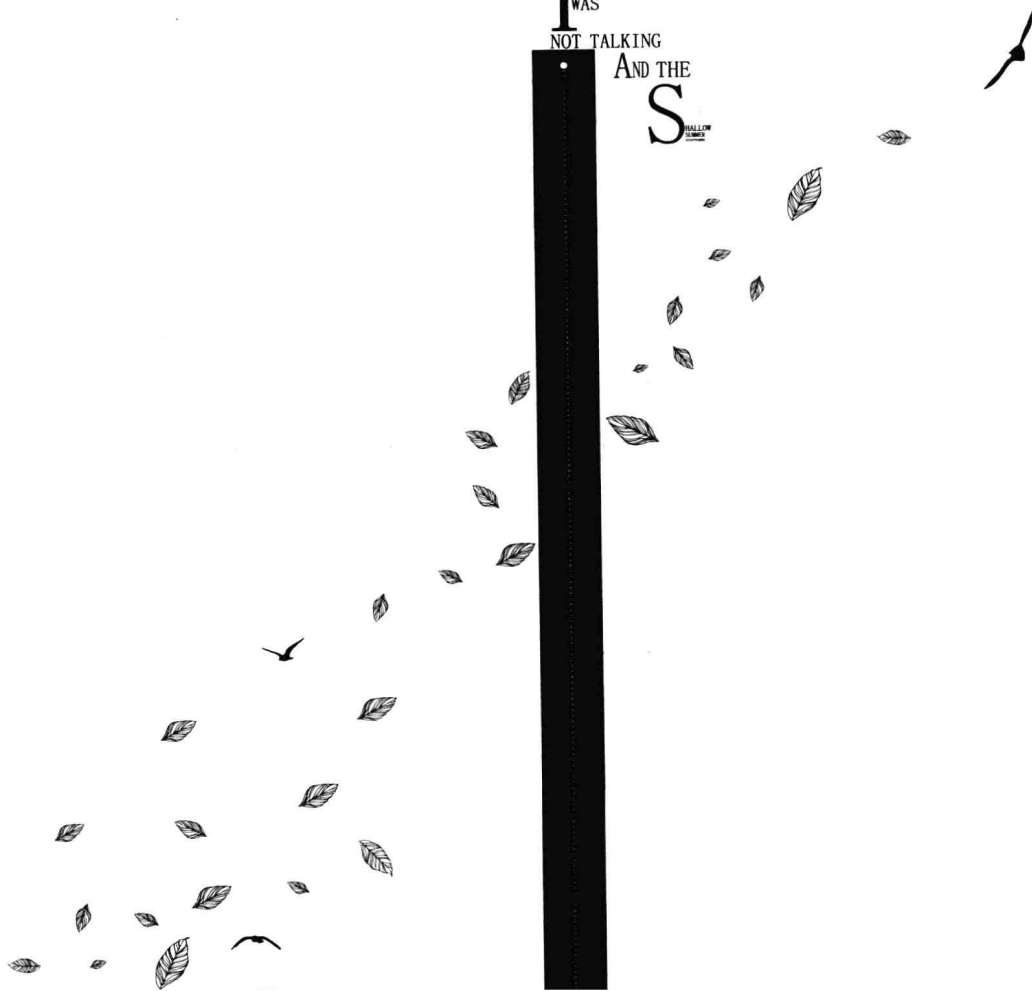
子

T
IME
WAS

NOT TALKING

AND THE

S
HALLLOW





风很凉。

我站在山顶上，遥望着远方的天际，白茫茫的一片，缥缈得让人看不真切。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也有一段悲欢离合，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女孩爱着一个男孩，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也有哀伤和快乐。

青春太短，回忆太长。

曾经我只想得到一块糖果，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整间糖果屋，我将那些糖果塞进嘴中，却尝到了苦涩的味道。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，我也不例外。我站在我的糖果屋前，憧憬着一段美好的爱情——那个我喜欢的男孩站在屋顶上对我笑道：“初夏，这里有好吃的巧克力哦！”

可当我伸出手想要拿巧克力的时候，它却突然变成了可怕的美杜莎，恐怖的蛇头冲我吐着血红的芯子，仿佛下一秒我就会变成石头。这就是青春，这就是爱情，它总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，击碎了所有的幻想、所有的美丽，只留下一地的残骸，支离破碎。

我苦笑着，下意识地拉紧了衣服，忽然一件温暖的外套披在了我的肩头。我没有回头，我知道是谁。他对我说：“初夏，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
家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像巧克力一样变成美杜莎，我不敢回头、不敢应声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从梦中醒来。

如果真的是梦，我宁愿一辈子活在这样的梦里，永远、永远不要醒来……



第

一

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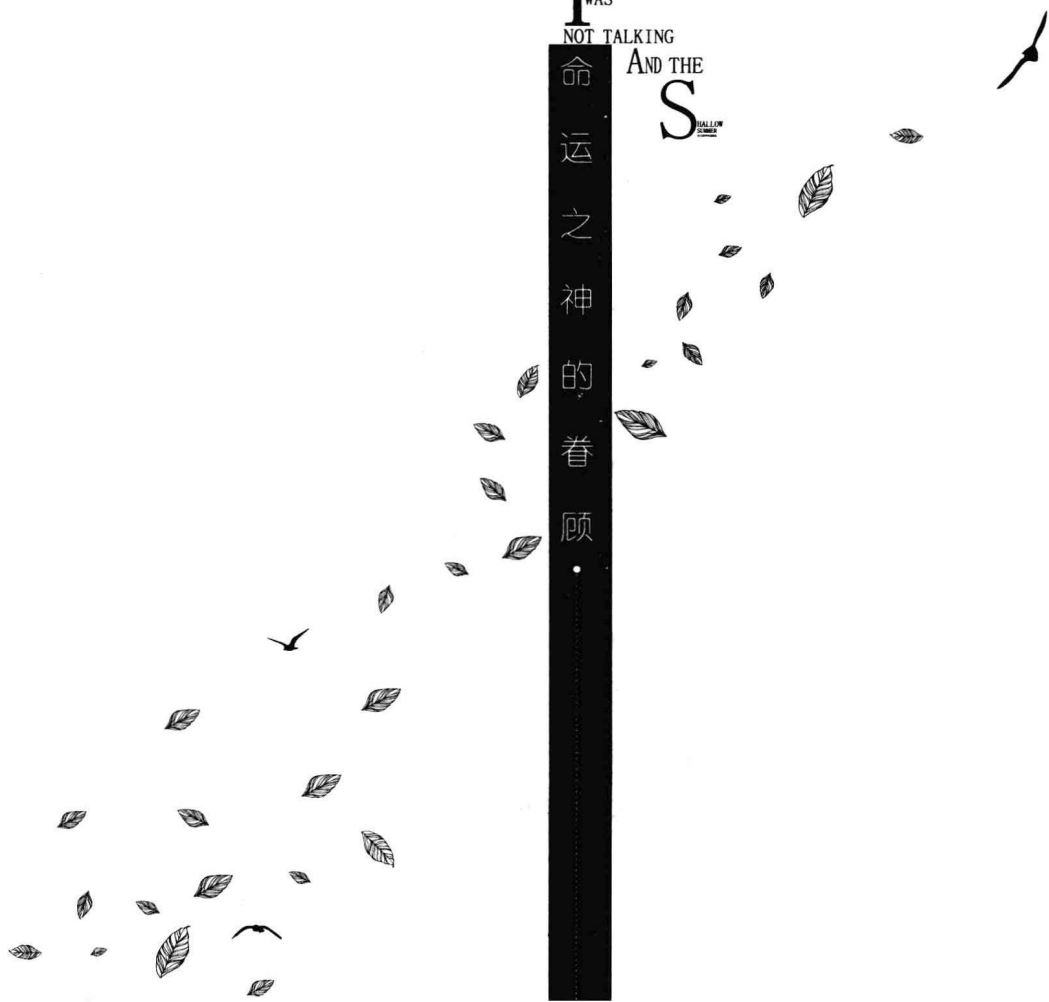
T
IME
WAS

NOT TALKING

AND THE

S
HALLON

命
运
之
神
的
眷
顾





蒋小帅曾经问我，初夏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比现在好就好了。

其实，不是这样，我的梦想是离开这里，去能让我飞翔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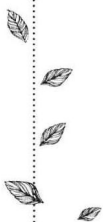
Part 1

我坐在湖边的大理石台阶上，看着纸上的五线谱，哼唱着早已烂熟于心的曲子，九月的风夹杂着湖水微腥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我闭上眼睛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凉，压抑在心里的烦恼也在这一刻消失不见。

突然有人在身后拍我的肩膀，我没有回头也知道一定是蒋小帅。从小到大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小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跟在我的身后，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。而如今，那个总是跟在我身后的少年已经比我整整高出了一个头，他还组了一个乐队，当初人员没确定下来时他强拉着我凑人数，但没有想到现在的我已经开始真正热爱音乐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伸了个懒腰，懒懒地问他。

蒋小帅把手中的饮料扔了一瓶给我，然后坐在我的身边，张扬的红色头发在阳光下显得大胆而热情，像极了他的个性。他凑过来看了看我手中的曲谱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初夏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明天就要上场了。”



“嗯，准备好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饮料，天气太热，连饮料都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闷热感，偶尔的清凉变得更加珍贵难得。

“准备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登台了，初夏，我希望我们的梦想可以实现。”蒋小帅微眯着眼睛，透过睫毛可以看到他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。

看着他眼里的光芒，我的心忽然像是被什么触动了一般，仿佛我一直期待的将来也近在眼前。我微微一笑，对他说：“一定可以的！”

我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急忙说：“走吧，快上课了。”

“不去。”蒋小帅根本没有打算走，他捡起身边的一颗石子，往湖里扔去，漫不经心地说，“反正都是来混日子，上不上课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说着，他还引用了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诗：“你去与不去，老师就在那里，不会点名。”

蒋小帅说得没错，在我们学校，没有老师会管你来不来上课，他们只会站在讲台上，对着时多时少的同学讲述着课本上的内容，根本就不理会有没有人在认真听课。而来这里读书的学生，更多的是像蒋小帅这样，混一张毕业证便功德圆满了。

当然，也有例外。

比如——我。

像我这样，没有足够的钱去好学校读书的孩子，便只能选择像这样的学校。

所以，我不能像蒋小帅他们那样，我需要更加坚实的羽翼，飞向属于我的未来。

我打算扔下蒋小帅一个人回教室，他看我真的要去上课，急忙拍拍屁股跟在

我的身后，一边走还一边埋怨着：“喂，初夏，拜托你，全校只有你一个人在认真上课，你就不能合群一些？”

我没有理会他，心却像被针扎了一般，隐隐作痛。

那种痛，是蒋小帅那样有着较为宽裕的家庭、有着爸妈宠爱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。

回到教室，眼前的一切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老师已经拿着讲义走到讲台前。上课铃声已经响过了，可是下面的学生还是自己做着自己的事，丝毫没有准备上课的意思，有个女生看到蒋小帅，还嬉笑着抛了一个飞吻给他，蒋小帅笑着接了，还回了一个飞吻。

我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找出课本，听着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课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一个异类，一个垃圾学校里认真学习的异类。

“程老师，我找你们班的初夏同学。”教导主任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，平时严肃的脸上此时却堆满了笑容。

程老师听到教导主任的话，抬头瞟了我一眼说：“初夏，你去吧！”

我站起来，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，一瞬间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那些目光好像在庆祝我终于也成为坏孩子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放在解剖台上的小白鼠，被一群人围观着，他们的眼神像手术刀，一刀一刀地割着我。我讨厌被人这样注视着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蒋小帅扯了一下我的衣服，有些紧张地问：“你不会是犯事儿了吧？这个节假日你上你可不能发生意外，不然乐队的比赛就完了。”

其实我也不知道教导主任突然找我是什么事，但为了能让蒋小帅安心，我还是撒了一个谎：“没事，可能是表扬我，给我颁发‘三好学生’奖状呢！”

“那你记得请客！”蒋小帅撇撇嘴，显然不相信。不过教导主任在这里，我们俩也不敢做什么反抗，否则就不能顺利毕业了。

我在众人的目送下走出了教室，走廊的风夹杂着热气扑面而来，心情又莫名烦躁了几分。

Part 2

我是在校长室见到苏先生的。

他衣冠楚楚，气定神闲，见到我时微微抬头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高傲的气质，仿佛像他那样的人，天生就应该高高在上，俯视着我们这样的人。

我皱皱眉头，没有说话，心里觉得十分困惑，像他这样的“上等人”，怎么会来找我这个小丫头。

“找你的就是这位苏先生。”教导主任十分恭敬地冲苏先生点头哈腰，哪里有平时耀武扬威的气势。

“初夏。”苏先生似乎刻意用温和的声音叫我的名字，神态却带着高傲与怜悯，仿佛世间一切都被他踩在脚底下。

那种自以为是的姿态立刻令我有些反感，我压抑着，脸上保持着淡淡的笑容说：“苏先生好。”

苏先生点点头：“初夏，我很辛苦才找到你，希望你能体谅一个父亲的苦衷，答应我的要求。”

我抬头看着他，虽然他措词恳切，表情真诚，但语气像是在命令我似的。

我忍住内心的厌恶感，尽量平静地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的儿子不幸患上了急性白血病，需要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才能健康地活下去，但是他的血型十分特殊，我们费尽心力才找到了与他血型相同的你，希望你能跟我回去进行HLA配型。你放心，不管能否配型成功，我们苏家都不会亏待你。”苏先生说着，双眼认真地看着我的表情。

我承认，当我听到他那句“我们苏家都不会亏待你”时，我确实心动了一下，他也看出来，否则他的脸上怎么会带着胜利的笑意。我忽然有些恼怒，但又很快平静下来。

没有人知道，我有多么渴望逃脱这个牢笼。

没有人知道，我有多么渴望摆脱这样的生活。

现在，我看到了一丝希望，又怎么能够放过呢？

即使我真的很讨厌他那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。

“那什么时候去，现在吗？”我抬起头，问他。

苏先生似乎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答应了，有些怀疑地问我：“这种事情你可以自己做主吗？不需要跟你的家长商量一下？”

教导主任张了张嘴，准备说些什么，我连忙说：“不用，救人要紧。”

总有一些事情，是无法坦然面对的。

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穷孩子，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与骄傲，尽管它在别人眼中是卑微的，我也会拼了命去捍卫。

这样的偏执，毫无道理可言。

实际上，我的家长只有玫瑰而已。

那个在我生命中出现的叫做玫瑰的女人，我应该唤她妈妈，可已经好久没有

喊过。而今，她已经消失了两个月。

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却不愿意被别人提起。

当他那么轻易地提到我的家长时，我才知道，有些深埋在心底的痛，哪怕埋得再深，也能够轻易被连根拔起。

玫瑰经常消失，家对她而言，更像是旅馆。从我记事起，便知道她是一个像玫瑰一样漂亮的女人，妖冶而风情万种。她的身边从不缺男人，但男人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离开，她却依旧相信爱情。她坚信爱是所有的救赎，所以每次开始一段新恋情，都爱得毫无保留，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义无反顾。

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傻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希望你今天就能够跟我回去。”

苏先生的话将我拉回了现实中，我轻轻地点头：“嗯，我去收拾东西。”

Part 3

从办公室到教室，距离不是很远，我却走了很长时间。

我的心空空的，我知道这是个好机会，也许可以从此摆脱这个地方，但是想到蒋小帅他们，我又有了一丝犹豫。

我抬头看着破败的校园，到处是嘈杂的人声，闷热的风从走廊的窗户吹进来，也吹散了我仅存的一丝犹豫。

我走进教室的时候，蒋小帅正和旁边的女生说笑，看到他，我的脚步一顿，明天乐队就要登台比赛了，如果我缺席，那么蒋小帅……

“初夏！”看到我进门，蒋小帅连忙拉着我坐下，关心地问，“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摇摇头，抬头对着蒋小帅明亮的眼睛，想了许久才说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
原本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，可到了嘴边，只有一句简单的“我要走了”。我要走了，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要离开你们，要放弃我们这段时间一起为之努力拼搏的梦想。

然而，那一句“对不起”哽在喉间，无法咽下也无法说出口。

“你妈妈回家了？”蒋小帅顿了一下，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，他以为我说“我要走了”，只是因为玫瑰回来了我必须回家一趟。

“有个人患了白血病，我的血型跟他一样，我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，也许能帮上忙。”我一边收拾着东西，一边回答。

“那你也没必要收拾东西吧？”他一脸不解地问道，似乎明白了一点，却又不是完全明白。

我的手停了停，认真地看着蒋小帅说：“我不会再回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我见到蒋小帅呆住的表情。

“你不回来了？”蒋小帅提高声音，抓住我胳膊的手很用力，捏得我有些疼，“初夏，我们明天晚上要比赛啊，你难道忘记了吗？”

我忍住疼低下头，不敢直视蒋小帅愤怒的眼神。班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们俩身上。

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来。

在心里，我早已说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对不起，蒋小帅……对不起。

蒋小帅盯了我很久，从我的脸上看出我并不是在开玩笑，终于松开我的手，后退了几步。突然，他愤怒地转身，飞起一脚将桌子踢倒，课本文具全部掉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大步流星地离开教室，关门的声音几乎把玻璃都震碎了。

我蹲下身子慢慢地将书本捡起，装进已经有些破旧的书包，然后提着它，慢慢地往外走。

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也许有人还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能退缩，我有自己的梦想，为了它，我可以不顾一切。

蒋小帅曾问过我，初夏，你的梦想是什么。

我回答说，比现在好就好了。

比现在好就好了，有谁知道，这是多卑微的期待，卑微得像脚下的泥土，任谁都可以践踏。

可是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我的梦想是离开这里，去能让我飞翔的地方。

我努力地学习，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是那样拼命，这些只有真正无依无靠的孩子才会明白，那些喊着不知道该依赖谁的孩子，永远也无法了解。无依无靠的人，只能这样默默地让自己强大。

所以，蒋小帅，我只能离开。

Part 4

走出校门，门口停着一辆我在书上见过却叫不出名字的黑色轿车，司机站在

车门前，看到我出来，立刻恭敬地站好，为我打开车门。打开车门的一刹那，凉风钻进了我所有的毛孔，像是在冰水里浸泡着一样舒服，那感觉跟坐在蒋小帅他爸那辆奥拓车里的闷热感完全不一样。

苏先生已经在里面坐着，看到我上车，眉头轻微皱了一下，只有一瞬间，等我再看的时候，他微笑着冲我点头。我正襟危坐，虽然事先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出丑，但在这样的车里坐着，我还是有些拘谨和不自然。

车子开到了我家门口，司机停好车之后，立刻下车帮我打开后门，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公主，可是眼前这个落败得像危房一样的楼房提醒着我，我连灰姑娘都不如……

我居住的地方是这个城市的贫民区，破旧的楼房只有四层高，外墙已经被雨水冲刷成灰黑色，连带着上面白色的“拆”字也变得模糊起来。这里本来早应该被拆了的，曾经有一个韩国的投资商想要把这里改建成葡萄酒厂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好几年了这栋楼还在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一直住在这里，而玫瑰却是这里的房客，每年总会上演几次我和玫瑰的悲欢离合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追在玫瑰的后面，哭着喊着要她别离开，不要抛下我，玫瑰却笑着挽住男人的胳膊，对我说：“初夏乖，要听话，妈妈会给你买好吃的东西。”

我相信了，于是搬着凳子，每天都坐在门口等她，一天又一天，直到玫瑰步履蹒跚地回来，抱着我撕心裂肺地哭泣。

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为什么明明许了承诺，却做不到呢？”

当时我还小，什么也不懂。后来我懂了，我不再相信爱情，是爱情让我的妈